

· 技术哲学 ·

从技术的二重性看技术异化的必然性与可控性

张弘政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技术具有二重性, 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两种属性, 也是技术异化的不同根源。前者决定了技术异化 (主要指生态环境的恶化) 的必然性和不可消除性, 后者则决定着技术异化的人为性及可控性。对克服技术异化的现实路径我们应当坚持科学的思考态度, 坚持技术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实现技术的人化。对种种技术异化批判理论我们要科学地认识。

关键词: 技术; 技术异化; 技术人化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 (2005) 05 - 0063 - 03

当今时代,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对人类生活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然而, 人们对技术的看法差异极大, 可谓歌颂和批判齐飞。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 警示与偏激同样严重。认真分析这一问题, 建构、打造好人和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显得尤为至关重要。

一 技术异化的根源: 技术的二重性本质

海德格尔曾指出: “我们要追问技术, 并希望借此期备一种与技术的自由关系。当这种关系把我们的此在向技术之本质开启出来时, 这种关系便是自由的。如果我们应合于技术之本质, 我们就能在其界限内来经验技术因素了。”^[1] 那么究竟什么是技术?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来是有差异的。

概括来说, 有以下几种: (1) 技术是知识。西蒙就认为“技术是关于如何行事, 如何实现人类目标的知识”。邦格则认为技术是“为按照某种有价值的实践目的用来控制、改造和创造自然的事物、社会的事物和过程, 并受到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的总和”。(2) 技术是工具和方法。埃吕尔认为技术是“在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通过理性得到的就特定发展状况来说、具有绝对有效性的各种方法的整体”。(3) 技术是活动。R. 麦基就把技术定义为一种同科学、艺术、宗教、体育一样的具有创造性的、能制造物质产品和改造物质对象的、以扩大人类的可能性范围为目的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利用资源的、讲究方法的、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并由其实践者

的精神状况来说明的活动。(4) 技术是理念到现实的转化。德索尔把技术定义为: “技术是通过有目的的形式和对自然资源的加工, 而从理念得到的现实。”

在我国, 人们普遍把技术作为工具和方法来看待。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这样界定技术: “人们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的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

以上定义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和技术本质的认识。总的来看, 技术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 基于自身生活、生产需要, 根据已有的经验、科学知识, 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设备等介体而不断发现、使用和改进的各种方法和手段。

作为人的创造, 技术离不开人的活动和社会。作为人的能动的活动过程, 技术不仅是人类活动过程的成果的器物, 还渗透着政治、制度、价值观等因素。技术的发明和创造、评价与选择的每一个环节有着丰富的特定价值内涵。技术哲学家斯塔迪梅尔基于技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分析, 明确指出: 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 技术就不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说: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 技术 (工业) 是人的创造物, 其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的社会性的能动性必须与坚实的客观基础相结合才能最终使技术得以实现和发展。技术必须符合自然规律, 为必然性所支配。“不

【收稿日期】 2005 - 03 - 21

【作者简介】 张弘政 (1983 -), 男, 河南省郸城县人,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4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3]

德国技术哲学家德索尔在研究“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这一技术哲学的根本问题时指出:任何一种技术客体的创造都必定包含三种成分:一是人类的目的;二是自然定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发明一种违背自然定律的技术,人类在这个领域是不自由的。然而,人们又可以想方设法克服自然条件下的限制,实现单凭自然界所不能达到的结果,实现预想的目标。这就是在技术创造中的第三种成分,即人类的运思过程。我们之所以“比其他一切动物强”,正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在技术哲学家 F. 拉普看来:“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5]技术的目的性和运思过程都体现了技术具有人性的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具有社会属性的性质。综合来看,这些论述都体现出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重性特征,技术是客观的自然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综合,是自然世界与自由世界的统一。

从技术的二重属性意义上来说,中性的技术是不存在的,技术具有价值负荷。技术既要服从自然规律,又要服从经济、文化等社会规律。因此,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两种属性,这也是技术异化的不同根源。技术异化的具体内容来自三个方面: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消除的技术异化、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技术异化,以及人的异化所导致的技术异化。

二 技术异化的视角:必然性和可控性

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技术异化(主要指生态环境的恶化)的必然性和不可消除性,技术的社会属性则决定着技术异化的人为性及可控性。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来讲,任何技术都是一种遵从自然规律的能量转换器,只不过其转换效率有高下之别。任何技术都具有人为的非“自然”因素,本身就是对“自然”的破坏,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从单一热源吸收的热量完全变成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的机器不存在,没有绝对安全的和 100% 的技术。换言之,不产生副作用的技术不存在。当代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进一步指出,包括以“消解”自然界报复为目标的技术在内的一切技术都是有缺陷的。这只是一轮报复的循环而已。西方学者陶波特在谈到技术所固有的、对人的潜在负面效应时也认为:一方面技术是我们的杰作,另一方面技术的正负效应又反作用于我们,使我们与技术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就像生物学上所说的共生现象一样,无法逃避。也就是说,技术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这种异化是不可消除的。除非完全拒绝技术,但那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技术的自然属性所造成的异化,是技术异化(指环境危机方面)的客观根据。与技术由谁使用、如何使用无关。技术的自然属性的这种双重效应是技术本有之意,同时与人类认识的不可能完美性相关,我们不可能在完全纯粹的设定状态下创造和使用技术。技术所具有的内在的、先天的特性,并非人们是否愿意以及如何使用技术的问题。同时,正是人类认识的这种不可能完美性的不断演进,又构成了技术异化可控性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技术异化又是由技术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人类的认识本身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提高的过程,其对技术的理解和运用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地步。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6]人类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决定了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时既会带来福祉,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技术进步正在于这种不可避免的负面性的削减;然而技术进步本身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技术异化,当代大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实验的成本加大,人类的错误将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

技术异化与人自身的异化密切相关。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科技对人的奴役实质是人对人的奴役:“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7]

技术实际上已是资本的一部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8]从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言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科技异化。

同时,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之前的任何社会阶段,人的异化和技术的异化都不可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技术的飞跃性,同时使技术异化和人的异化问题凸现;然而这种异化不是退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异化和人的异化本质上也是技术进步和人的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内在蕴涵着人的自由发展与技术异化之社会根源克服的因素与可能性。科技异化的产生包含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因素的作用,社会因素的总根源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局限。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从科学技术发展与理性演变的更深层次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的异化、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所造成的种种矛盾,但他们对技术二重性特征存在片面的理解,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苦难和罪恶的根源,最终把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对科学技术的否定,进而代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因而不可能真正揭示问题的本质及产生的根源。海德格尔诉诸于艺术沉思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却未在更深的层次上把现代技术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未能揭示技术异化的本质和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技术逻辑服从资本逻辑的当代社会,既不能用技术批判代替社会批判,也不可能用感伤和道德正义来阻止技术异化,彻底批判和完全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

产方式连在一起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种可能的技术异化克服向度;这一转变本身不可能局限于技术,而必须跳出技术视野来考量问题。“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9]实现社会关系方面的根本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为的技术异化。

三 克服技术异化的现实路径:基于技术二重属性的思考向度

探讨技术异化的克服问题,应当基于技术的二重属性来考虑,坚持技术进步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技术进步的合目的性是说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要努力寻找和发现,并通过一定的工具来表达其内含的效能和作用的内在性异化较小和较能控制的技术,既能克服人类自身多方面的局限和不足,又拓展人们的实践和认识的范围,满足不同主体各种生产、生活需要的目的。技术进步的合规律性就是说技术的进步要合乎人类社会实践和技术自身发展、进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属性。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人类的认知能力、实践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技术进步也是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二者都具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技术进步是人类主体的不断探索与技术客体逐渐外显过程中的一种契合,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总之,这种进步必然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技术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技术的异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任何技术都是人为的技术,都意味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对“自然”的破坏,这就造成了无负面影响的技术的不存在性。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统一,充分认识到技术这种内在的不可消除的异化性,尽量减少技术的内在性异化,虽无法消除,却可以选择。尤其在当代,对作为改造世界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的认识,我们要实现整体性的变革和转换,树立科学发展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树立技术的生态化意识和建立生态化的技术支撑。技术的发展并非越大越好,大技术使技术的内在性异化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如经济学家舒马赫所言,小的是美好的,要发展具备价值低廉、小规模、适应需要、非暴力、可持续的中间技术。^[10]要确立技术的生态向度,促进知识自身的可持续性,即技术结果的生态化、思维方式的生态化和价值观念的生态化。同时还要为控制技术的内在性异化建立合理的社会建制,国家要有相应的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并培养相应的人才,促进生态化技术走向公众,为社会服务。

技术异化的社会属性根源是可以消除的。关键在于实现技术异化向技术人化的转变,减弱以至消除科技异化。实现科技人化,主要是指技术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克服技术的无人和无视人的状态,把技术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来进行,使技术复归人的生活世界,真正成为人的技术。

在方法论原则的建构上,要树立“关键在人”的主体性原则,“以人为本”的人本性原则,“着眼于未来”的前瞻性原则。其次,要加强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建设,即不断提高和发展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并辅之以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保证主体能力的合理发挥而不至于被滥用、误用。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技术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技术“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既要提高技术主体的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又要对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技术发展机制,还要让公众主体积极关注社会技术发展现状,参与到对技术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

更为根本的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关键是要变革构成这一社会制度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方式;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则要通过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制度结构,使技术朝着符合人性的、有利于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既能体现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性,又能符合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的人类文化价值观。

消除人类异化的力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精神文明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因此,技术异化的克服必须跳出技术本身来看,坚持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技术自身的二重性决定了技术异化的必然性和可控性。如同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克服技术异化作为科技发展的一种价值导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参 考 文 献】

- [1]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A].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167-116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7.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51.
-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161.
- [5] E·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5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2.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83-484.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76.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5.
- [10] (英)舒马赫(EF·Schumacher).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责任编辑 殷杰)